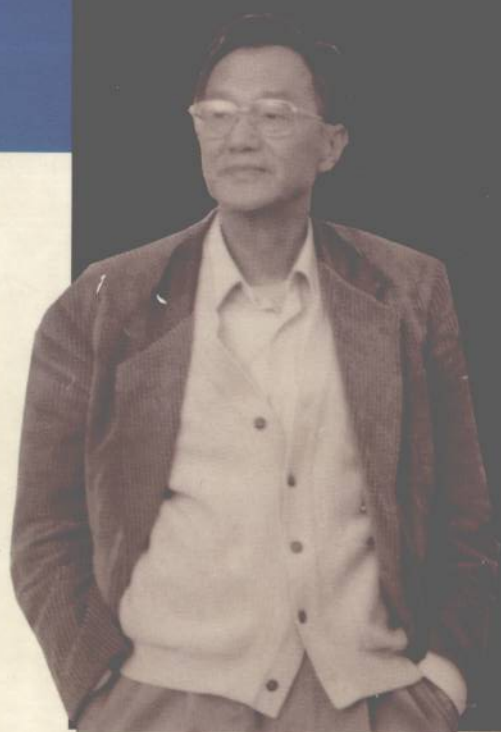


张 贤 亮 作 品 精 萃



张贤亮

短篇小说集

张贤亮作品精萃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绿化树

我的菩提树

习惯死亡

青春期

中短篇小说集

散文集

ISBN 7-5063-2449-0



9 787506 324496 >

ISBN 7-5063-2449-0 / I · 2433

(全七册) 定价：80.00元

张 页 亮 作 品 精 萃

中
短
篇
小
说
集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张贤亮作品精萃. 中短篇小说集/张贤亮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02.9

ISBN 7-5063-2449-0

I. 张… II. 张…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②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63381 号

张贤亮作品精萃——中短篇小说集

作者: 张贤亮

责任编辑: 王淑丽

装帧设计: 张晓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930761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http://www.zuojiachubanshe.com

印刷: 北京星月印刷厂

开本: 880 × 1230 1/32

字数: 240 千

印张: 10

插页: 4

版次: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3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2449-0/I·2433

定价: 80.00 元 (全七册)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土牢情话

——一个苟活者的祈祷1

普贤寺71

邢老汉和狗的故事81

灵与肉102

浪漫的黑炮127

河的子孙180

土牢情话

——一个苟活者的祈祷

第 一 章

错、错、错！

——陆游《钗头凤》

我震惊了。虽然我知道她没有死，但我仍然震惊了。

我从那颗哀婉的黑痣上认出是她。

我望着她，她望着我。来来往往的旅客，墙上的电钟，巨大的列车时刻表，白的灯，绿的灯，红的灯，一切的一切，全部化成调色板上那样斑驳的一片杂色。只有她，在朦胧模糊的背景之前站在我对面，那样清晰、鲜明。

“你好吧？”她朝我凄楚地微微一笑。我没听清她说的什么，只是从她嘴唇的颤动上看出她说的是这句话。

我的嘴唇也蠕动着，但我也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我又像害热病似的

颤抖起来，就像十二年前那天晚上一样。

“结婚了吗？”我看见她眼里闪着泪光。

“没有。”我使劲控制住牙床，吐了这么一句。

“应该了……找一个……这么大岁数了。”她的音调柔和而平板，像一汪死水，没有一丝感情的波澜，“现在你有条件了……找一个，照顾自己……”

“不，我不想找了……”

我想请求她的宽恕，可是她却带着歉疚地对我一笑。我看出她是想笑得美一些，笑得像阳光那样灿烂，像她过去那样。但是，她的脸，好像已经失去了那样笑的机能。现在，她的笑像月光一样，是凄清的、衰弱的；又像是梦里的影子，轻轻一掠就过去了。

我这才注意到：她变了！她的脸干瘪黄瘦，额头、眼角、嘴边都出现了令人伤心的皱纹。一绺沾着汗的头发随便地搭在颊边；鼻孔的边沿上凝定着一滴清鼻涕，闪着刺目的光。现在的她，就像是失去了绚丽色彩的旧画，那上面只残存着一些模糊的美妙的线条了。

“你到哪里去？”她的呼吸是急促的，但却故作平静地问我。

“我……我送一个朋友，他刚上车。你……你到哪里去？”

我也努力使自己冷静下来。对了，这有什么？不是有许许多多人都把悲痛埋藏在心底了吗？悲痛埋藏在心底，和尸体埋在土里一样，也会慢慢地消失。据说，它还会和尸体能使土壤肥沃一样，使心变得丰满。

“我……我们回家去，回老家去。”她突然笑出声来，但笑声却像是呻吟。我看见她毫无笑意的眸子里闪烁着精神病患者那样游移不定的目光，对我来说，还有一把打开那恐怖的记忆的钥匙。不，不能让她打开我那已经关闭了的记忆的大门。那里有毁灭我自己的火。我往后退了一步。

蓦地，她的眼神严厉起来，并且掀起右上唇，露出白白的犬齿，向我身后猥猥地叫着：

“鬼!你到哪儿逛去了!鬼,你啥也不管!你……”

“嘿嘿……在车站对面的小馆,嘿嘿……”我身后响起含混不清的回答,同时一股混合着白酒、大蒜和油腥的臭气喷在我颊上。

他!穿着一身半新的灰涤卡制服,一面摇摇欲倒地擦过我身边,一面像安抚一匹受惊的马似的嘟囔着。他已经醉醺醺的了。字眼就像黏痰一样在舌底滚动。最后,一个趔趄跌坐在睡在长椅上的两个女孩脚边。

“唔……发那么大火干啥?……瞧你,厉害的……”他倾斜着上身,手在口袋里摸索着,终于寻找出几粒葵花子,低着头闷闷地嗑起来。

顿时,我心里升起一阵恶毒的快感,我挺了挺胸,鼻孔里威胁似的吭了一声。

“哦,是你……”他抬起头,但一点也没有表示惊讶或妒意,反而讨好地望着我。

“王富海,你还认得我吗?”我弯下腰,用基度山伯爵的神态问他。

“哪能忘呢?”他苦笑了一下,“你嘛,石在同志……”

“你过得挺好吧?”我扬了一下眉毛。

“哪……你看,这不是,我们回老家了。我大哥给我在县商业局找了个差使……在农场有啥意思……以工代干,还得考试……你现在好了,知识分子,现在是你们的天下了。嗯?不是吗?考是考不倒你们的……”

他也变了!我记得他至少比我小六岁,但衰老的迹象已从他脖子上的青筋蜿蜒到他的颌部,耳朵四周挤满黧黑的皱褶。他脸色晦暗,但又透出酗酒的人那种常见的青白,再配上胸前斑斑点点的油迹,十足地表现出被生活所压倒的困顿和惯能随波逐流的无聊。这副形象,突然使我感到自己的心胸狭隘而卑劣。我悲哀了。时间真的是无情的,我们在它的磨盘里,仅仅十二年就被榨去了那么多生命的汁水。我沉重地叹息了一声,把话题转到另一个人身上。

“刘俊现在在哪里?他怎么样?”

“他好滑的。他早就活动调回老家去了。”他向我狡黠地笑笑，“他有办法。他是……他是那种有办法的人。他是……他总是当官。那小子！他是……他有当官的才……”他皱着眉，摆出一副说正经话的神情，但翻来覆去仍是那几个词。

这时，她在旁边突然发出一阵阵痛苦的、被压抑住的呜咽。随即，她两手捂住脸，猛地转过身去，用尖厉的声音连连对我喊道：

“你回去，你回去吧！你回去……”

候车室里闹哄哄的，空气浑浊，还有股熏人的尿臭。她蓬松的头发，在廉价的尼龙头巾下随着她的抽泣不停地颤动。突出的、瘦削的肩膀（那原是滚圆的、丰腴的、结实的！）像门上的合页般一张一阖。而他却点起了根纸烟，用漠然的眼光观望着四周。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深切的忏悔？温存的安慰？多情的絮语？热烈的鼓励？虔诚的祝福？……这一切都是虚伪的，虚伪而多余！既然那真挚的爱情早已逝去。

我能再向她说什么呢？连说“再见”都是虚伪的。我们都知道，在这次偶然相遇之后，今生今世是不会再见的了。往事、甚至比不上一具依照物质不灭定律而永不会消失的白骨，它就这样慢慢地、慢慢地消失了，在世界上留不下一丁点儿痕迹。

我转过身走了。到候车室门口，又回头望了望他们。她止住了抽泣，膝盖顶在长椅上，用半跪的姿势立着，对着墙上巨大的火车时刻表，就像在默默地祈祷；他仍像一堆灰布似的偎在长椅上，只有一缕青烟显示着他的生命。光波在这一瞬间凝固了，此情此景，我是终生不会忘怀的。然而，这一切又逐渐逐渐模糊了，最后，全部溶化在一滴晶莹的泪水里。我冲出玻璃门，赶紧用手帕捂住嘴，免得哭出声来……

啊，她往日的细声碎语抓挠着我的心，回忆的闸门终于被她打开了，尽管那里面有毁灭我的烈火。但是，我想，不毁灭过去，怎么能重新生

活。所以，我要写，要写！要把过去的事写出来，为了她，为了我，为了有权力要求生活得好一些的人们。无神论者的上帝是人民。我——这样一个苟活下来的、软弱而浅薄的无神论者，要写出我的忏悔，写出我的祈祷，祈求上帝——人民保佑：今后不要再发生这样的事。

第二章

……触及灵魂……

——摘自1968年报刊社论

刷、刷、刷……暴雨抽打着大地，也抽打着每个人的心。后墙皮上那一团渗过来的褐色的水迹在阴险地向四周洒开。我们都知道，只要这面土墙被雨水渗透，它马上就会自动坍下来。于是，这团水迹就成了一座指示我们生命终结的时钟，成了一片会吞噬人的魔影。

轰——！接着是一片哗哗的水浪拍打声。我们惊惧地面面相觑。这不知是哪幢房子的墙倒塌了。倒墙一般是往外的，但我们头顶上是一块块水泥板，一块就有六百多斤。它们似乎马上就要压下来，把我们变成一具具血肉模糊的尸体。

我们十个“犯人”先是和钻出洞的耗子一起，在牢房里乱窜，但是不久，浑浊的洪水就从牢门下翻滚进来，耗子被淹得只剩下尖尖的鼻子和稀疏的胡须，我们又只得上了炕，守在垂死的“三反分子”旁边。

“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天津下乡青年小顺子忍不住了，从炕上一跃而起，蹚过没过脚脖子的泥水，扑到牢门擂打起来：“开门！开门……妈妈的！你们要把老子压死在里头呀？！妈妈的！开门！开门！……”

然而，他的喊声和打门声，被淹没在外面一片可怕的声浪中了。

“喂，大渠决口了！……喂！把人都撤到羊圈……喂！快把人撤到羊圈……”

急骤的暴雨声，慌乱的蹬水声，妇女恐惧的哭喊，孩子惊吓的啼叫，大人愤怒的咒骂，牲口不安的嘶鸣，混合在一起，凝成整整一大块压倒一切的声音。是的，是一大块。我们每个人都感觉到了这块声音沉重的分量。它不是像水泥板那样会压在我们肉体上，而是现在就直接压在我们的魂魄上，使我们每个人都像承受不住似的索索发抖。

小顺子停下来，恶狠狠地看了看门板，又惊慌地跳到窗口向外张望。

焊着钢筋的窗外，是厚厚的、铅灰色的雨幕。这时，视觉已毫不起作用，外界的恐怖只是通过听觉在折磨我们。突然，一头毛驴扯长嗓子喊救命似的大叫起来。这种粗犷的、兽性的哀嚎，像在我们已经不能承受的重量上加了最后一坨砝码，一下子把我们生的希望完全压垮了。我们明白了：革命群众已全部跑光了；他们撤下了我们，和这头失群的毛驴一起等待死亡。小顺子首先大哭起来：

“妈妈的！妈妈！妈妈的……他们还叫我当特务呢！妈妈……”

他既是在骂人，也是在呼唤妈妈。原来，他和一伙小青年养了一条狗，起名叫“娜佳”。农建师参谋长下连队视察，小顺子唤着娜佳，

“来，来，站起来，跟师首长握握手。”于是就被视为“目无领导”，关进牢房。听说，他还在自由的时候，他妈妈从天津来看他，风尘仆仆地赶到连队。他高兴地扑过去喊道：“妈妈的！昨天接你你不来，妈妈的！今天没接你你倒来了。妈妈的！……”现在，他在骂人的“妈妈的”之中，是真正想念起他的妈妈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多事！……”“现行反革命”“多事先生”蜷在炕角，滑稽地翻着白眼，翘起一根手指威胁地指点着我们，

“唏、唏……多事，多事！……”

这个富农出身的会计，一天早晨在一面土墙上发现了“刘少奇万岁”

几个粉笔字，慌忙报告给军管会，但是，查来查去，他本人却成了最大的嫌疑犯。他也就在漫长而艰苦的交代过程中神经失常了。现在，他只会说“唏、唏、唏，多事，多事！”我们都叫他“多事先生”。

“天塌下来啦！革命和反革命都完蛋啦！”“国民党残渣余孽”——一个老机修工人猛地蹦起来，神经质地、嘶哑地喊叫着。

“呜呜……呜呜……”这是蜷在西边墙根的小陈在悲恸地哭。他的罪名他自己不愿意说，但我们人人都知道。他把脸埋在膝盖里，两手抱着头，沉浸在伤心的黑暗之中。也许，在黑暗里，他心上又浮现出他那美丽的爱人的身影了吧，竟越哭越响，最后变成了大声的嚎啕。他的嚎啕，和小顺子天真的哭喊不同。这不只是对生命的留恋，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控诉。这种发自内心深处的呼号，使我们都震动得战栗起来。

“你嚎什么？脓包！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你嚎什么？你为什么不把老婆送给人呢？……”农建师生产处技术员老秦抬起头，大声咒骂这个年轻的农工，而且用了极其难听的脏话。他是一九六二年的大学毕业生，在上大学以前就入了党。前年夏天，他响应“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的号召，组织了一个“毛泽东思想战斗队”，现在却作为“坏头头”被关进来。他一向是文质彬彬的，动作带有演员那种故作潇洒的气派。而今天，他突然一反常态。命运的捉弄，人身的凌辱、不公正的处理，再加上现在死亡的恐怖，把在人类身上还没有全部蜕尽的兽性从他身上一下子引发了出来。在他瘦削的脸上，只看见两道灼灼逼人的目光和龇露出来的尖利的白牙。他的身子，像一头被打伤了的野兽，痛苦地蜷缩成一团。此时，他表现出来的一点残存的人性，仅在于他想安静地死去。

“唏、唏！多事，多事，多事！……”

后墙上那团魔影又扩大了。它的边缘沿着土墙草泥的细缝向四周伸展，就像一幅太阳的图案……

忽然，三个“刑事犯”不约而同一齐扑向小陈。一个揪住他的肩膀，

一个揪起他的头发，一个捂住他的嘴。

“……狗日的！嚎得人心烦！就是秦技术员说的：你把你老婆送给当官的嘛。活该，活该！谁叫你讨了个漂亮老婆！……”他们下手并不重，一个个脸上还带着疯人的笑容。他们不过是要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发泄一下剩余的精力罢了。可悲的、根深蒂固的奴性在此时依然控制着我们。我们没有一个人想起招呼大家合力砸开牢门，跑到安全的地方去，至少同革命群众一道，跑到沙丘上的羊圈去，却在这间死屋里自己作践自己。

“这样子不对的哟！应该把我们也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去嘛！这是故意把人往死里整嘛……”李大夫不停地用湖南腔的普通话反复唠叨。他颤颤巍巍地、不时用没有光泽的眼睛瞅瞅墙上那团魔影。那片写着“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的、从日本尿素袋上剪下的白尼龙布，就像一片寿衣在他胸前抖动。

只有我，安安静静地背靠墙坐着，头垂在蜷曲的膝盖上。可是，我的脑子里却翻腾着一个极其邪恶的念头：妈妈您要赶快死！快死，快死！死在我前面！想到她会看到我血肉模糊的尸体，我的心就揪紧了，像被抓住的蛇一样扭动。是的，现在我的心就像毒蛇一样，我都能感觉到有股毒液从心脏沿着血管蔓延到全身。它不仅使我手脚冰凉，使我捏紧拳头，使我咬牙切齿，而且正一点点腐蚀掉我对人的善意，把我原来单纯、天真、热情的细胞变成一团团癌组织。

一个多月以前，农建师“联委会”命令我到这个团场来“办学习班”。虽然这个武装连以关押本师各种犯人而闻名，使我有一个不祥的预感，但我还是抱着良好的意愿——我，一个年轻的“摘帽右派”，应该在这场史无前例的伟大运动中荡涤身上的污泥浊水，把自己彻底改造好。那天，妈给我炒了碗蛋炒饭，冲了碗酱油汤，为了不使汤泼出来，一直用手扶着摇摇晃晃的破桌看我吃完。我出了院墙，坐进在门口等我的吉普。妈像一尊塑像似的立在断墙的豁口中间，只有一绺白发在微风中拂曳。她忧

伤的眼光从松垂的眼睑下凝望着我，给了我最后一点母爱的光辉。我再一次目测巷口自来水站到我家那口大缸的距离，看到那条用碎砖铺就的坑洼不平的小路，想到妈一个人今后生活的艰难，我的眼睛濡湿了。但是，我绝没有想到这就是永别。我在大学一年级时，因为在《诗刊》上发表了一首歌颂人道主义的诗而被打成右派。开始，我虽然对给我的帽子有过怀疑，但一遍一遍的批判终于摧垮了我的自信。在思想检查中，我把自我谴责推到了极端，最后真的以为自己是罪孽深重的了。我痛心疾首，认为只有今后痛改前非，重新做人，才能报答党和毛主席的关怀。所以，不论在一九六〇年摘帽以前和以后，在学校和这个省的农业行政部门，我都以努力改造世界观和勤勤恳恳的工作受到领导的好评。后来，十几个农场合建成准军事组织——农建师，我仍然是一名称职的干事。我一直谨小慎微地在被指定的圈子里干活，从没有越出家门到机关的那条马路一步；文化大革命以来，也没有卷进什么派性斗争。这一次，我仍然以为是党和毛主席用另一种形式对我的考验和教育。来到这个小小的武装连，我一下子被这里幽美的景色迷住了。这里绿树环绕，渠水淙淙，长满夏秋作物的宽阔的条田，一档档平铺在一眼望不到边的原野上。两旁长着茸茸青草的乡间土路，温驯地在脚下蜿蜒。不论走到哪里，都能嗅到绿色植物在阳光下发出的热烘烘的香气。尽管无休无止的强度劳动折磨着我，我还是能享受到鲜明的、清新的、纯朴的自然美。这些可感可触的美的实体，当然比康斯太勃或柯罗那些细腻的风景画更动人。它经常使我心旷神怡，忘却疲劳，沉浸在遐想之中。

然而，此时此刻，生活却突然向我揭示出它的另一面：生活在这块美丽的土地上的人们本身，却是丑恶的、狰狞的、疯狂的。生活的真实，倒是人与人之间用心的恶毒和仇恨。以至于会搞出在自然灾害来临时，把我们弃于这间死屋，叫我们在死亡之前还要受最后一次恐惧的折磨这样残酷的事。

于是，按照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相同的力学原理，从我内心里也激发出同等程度的对人的愤恨：下吧！冲吧！世界全部毁灭吧！什么宽阔的条田，什么青草茸茸的小径，什么武装连、农建师，连同我的肉体、希望、苦恼、遐想……全部冲来吧！既然人都咒开了自己的母亲，又有什么恶毒的念头转不出来？！

我也疯狂了！

“唏、唏、唏！多事，多事！……”

天，不知不觉地暗下来，从窗口透进来的铅灰色的光慢慢变成一片阴森的黑影。一群“犯人”也在恐怖的紧张中渐渐消耗完自己的体力，感到了生理上的疲乏。这时，我们才发现，压在我们心上那一大块凝结起来的声音，不知什么时候移去了，只余下一些拖泥带水的尾声。我们又陡然感到可怕的空虚，感到了被遗弃的孤独，而且有一种莫知所从的心慌意乱，就像乘着一只破船飘流在水天茫茫的大海上。顿时，我们像听到一声号令似的，一下子安静下来。

这间牢房本来是连队的肥料仓库，潮湿的空气里散发着浓烈的氨臭。听觉减轻了负担，嗅觉恢复了功能。这时，我们才觉得肺里像燃着一盆火，一直向上灼灼地炙烤着我们的喉咙。我们一个个都大口大口地喘着气。虽然吸进去的还是氨，但毕竟有股凉意，为了一点凉意而狠命地吸氨；氨气又使肺部更加灼热。我们的呼吸系统就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中进行吐故纳新……

“喂！快来看，雨小多了！”突然，小顺子在窗口大喊起来，声音里充满着得救的欢欣。

炕上的人没有下去，但都直起了脖子。是的，外面的雨声已不是浑然一片了，偶尔还能听到水面上冒泡的音响。啪、啪、啪……水泡一个个破裂，像一组组美妙的琶音。牢房里的人都舒了口气，抹去头上的冷汗，神经和肌肉开始松弛下来。

“喂，你们是咋搞的？快来看嘛！雨小了，雨小了！得儿隆的咚……”小顺子手舞足蹈地蹚过水，扑到炕沿边上，挨个拍打着，拉扯着，还唱起了“天津时调”。

但是炕上的人没一个理他。随着死亡威胁的逐渐消失，人性又在心灵里慢慢觉醒过来。我们不敢互相观望，人人都像曾把生活中通常不便给人看到的隐私展示在大庭广众中一样，觉得有一种痛切的羞耻在啃噬着自己。老秦在被窝里蠕动着，最后蜷缩成只有枕头那样小，同时从胸腔深处发出一声长长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叹息。

已经晚上。人性中的弱点——残存的原始兽性已经暴露过了。人，经过炼狱和没有经过炼狱大不一样；从炼狱中生还的人总带有鬼魂的影子。每一想到我头脑里会出现那么恶毒的念头，我就成了一个彻底的怀疑论者，怀疑善的、美的、真的东西背后都有恶的、丑的、假的一面……

第三章

斯多噶派哲人说：死并不是死者的不幸，而是生者的不幸。

“水……水……”

忽然，“三反分子”在被窝里微弱地呻吟起来。

夜空，黑得黏黏乎乎的。连队也断了电。但焊着钢筋的窗外已成了一片泽国，呆滞的、钢青色的波光映到牢房里，使我们还可以看到一点黑黝黝的影子。“三反分子”宋征原来直挺挺地躺在炕上，现在，他两手慢慢挪到腹部，捂住自己的肚子。

“水……水……”这次我们听清了他呼唤什么。

“咋办，李大夫？”我们仿佛都很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表示自己又复